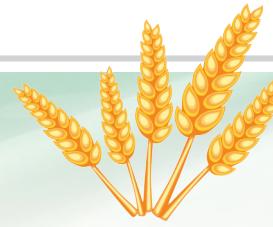


乡情

麦子熟了



注事

老宅的胭脂杏

□王守忠

我家老宅位于峨嵋岭上、小巍山下一个偏僻的农村巷头，坐北向南。院子旁有个小园子，园子前部有间土木结构的破屋，屋子中间安放有一座圆圆的石磨。这里曾是村民磨面的地方，那磨套里拉磨的驴蹄声和石磨转动声，至今仍不时在耳边回响。磨坊后，有棵古老的胭脂杏树；离杏树不远的西墙角，还有一个红薯窖，以前生产队分的红薯就储存在里面。

这棵杏树不知植于何年，也不知是谁所栽。只记得树干粗壮，小时候的我常伸开双臂试图拥抱，却怎么也抱不住。它枝干稠密，树冠如伞，树皮上一道道犹如鱼鳞的裂痕，恰似农民久经劳作的手掌。小时候常听奶奶讲，“杏儿自古有幸福之意”，村里家家户户都会在房前屋后栽种几株，取其家有“杏”福之谐音。

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其实在家乡，最早感知春天来临的应属杏树，有道是：“杏花谢，桃花开，谁跟梨花叫姐姐。”阳春三月，蛰伏一冬的杏树，仿佛耐不住春雨的呼唤、春光的抚慰，昨日还朵朵艳红、含苞待放的花蕾，今日便是挤挤挨挨、热烈盛开的花朵，一簇簇、一串串，千姿百态竞相绽放枝头。此时的杏花褪去了昨日的艳红，花瓣伸展开来，宛若一个个静美的仙子，一身素白淡妆，高贵典雅地迎风而开。杏花一开，老宅便热闹了起来。一缕缕清香随风缭绕，小蜜蜂结伴嗡嗡飞来，鸟儿也不时在枝间雀跃。这满树杏花朵朵绽放，妩媚妖娆、绚丽多姿，将平日寂寞幽暗的小院装扮得光彩亮丽。正如宋代诗人杨万里所写：“道白非真白，言红不若红。请君红白外，别眼看天工。”

半月之后，杏花落尽，绿叶繁茂，一颗颗生涩的杏儿日渐长大。圆圆的果实在绿叶间，享受着阳光亲吻、风儿轻抚、雨露沐浴，不断积聚精华。碧绿瓷实的杏儿，一天一个模样。

“青绿金黄浑一色，无数玛瑙远近间。”夏日的杏树，枝繁叶茂，微风吹拂，绿波荡漾，高高低低的树桠间，黄里透红、红里透白的杏儿，闪着诱人的光彩。黄灿灿、红扑扑、粉灵灵，丰满而亮泽，把我馋得直流口水。我常常跑到树下捡起被风吹落的软杏，也顾不上水洗，塞到嘴里一咬，顿感甜水四溢，口舌生津，唇齿留香。杏熟时节，爷爷、奶奶总会邀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前来采摘品尝。凡吃过的人都夸赞杏儿皮薄肉厚、香甜可口，每当此时，大家喜笑颜开，满是惬意。

近年来，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，杏树栽植面积逐年扩大，品种日益丰富，它已成为家乡人民致富的“摇钱树”“聚宝盆”。我爱家乡的黄土地，我爱老宅的胭脂杏。



吕成民

早晨六点，天已放亮，赶紧起床，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。

单位地处乡村，院子背后就是农田，沿着小路一直往上走，一块块的麦田层层叠叠，一股清新的麦香扑面而来。好香，还是儿时那熟悉的味道。

走着走着，看见一位老大爷在地头蹲着。“大爷，看麦呀？”我近前搭话。

“麦快熟了，没事来看看，现在一天一个样。”大爷抬头看我，“今年天太旱，这坡地麦浇不上水，只能靠天吃饭，好在入了保险。下来看看秋能不能种好。”大爷已经在为秋种做准备了。

我问他这把年纪为何还种地，他望着麦地，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般，慢悠悠地说：“种一年算一年，种不动了再说，干着总比闲了强。”这熟悉的的话语，瞬间将我拉回到了几十年前。

小时候，麦熟时节，外公也是这样每天都要到地里去转一转、看一看，也是说着同样的话，回来时还不忘割上一筐草。那条小路一走就是几十年，年年种麦、年年收麦，年年希望、年年收获，年复一年……那时，割麦全是人工，每人一把镰刀、一顶草帽，地头放一壶凉开水、一袋馍馍、几个洋葱，便是全家人的早饭了。

感悟

□车丽娜

中考越来越近，教室里满是紧张的气息。听不完的复习课，刷不尽的综合题，改不完的小错误，背不停的古诗文……忙碌，单调，时时搓磨着少年的朝气。每每下课，孩子们趴倒一片，仿佛霜打的茄子……

昨天活动时间，我本打算提前进教室，但看着远处正在左突右冲的篮球少年，便驻足停留，那是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几分钟自由，就尽情享受吧。预备铃响，几个少年抓起校服，抱起篮球，风一般地跑向教室，还不忘向我道一声“老师好”。我接受着他们的问候，仿佛被青春撞了满怀——飞扬的发丝、清澈的眼神、矫健的身姿、单纯的理念……着实令人羡慕。

走进教室，我就着当下的感慨，说起“青春”的话题，学生们的“抱怨”像泄了闸的洪水滔滔不绝：青春是没日

真情

□郭澄

又一年端午将临，这几天，街上绣香包的大娘大妈很多，空气中流淌着浓浓的香草味。我没在街上买过香包，可每条裤子上佩戴的，都是岳母亲手绣的香包。起因还要从多年前的一件意外事件说起。

那时，每年3月中旬，电业系统要对全县电路设备进行一次春检。我负责影院办公室工作，中午吃完饭，电业局两位师傅在检查变压器。我发现影院南墙上有个闲置的电瓷葫芦，想着为单位省些费用，便说拆卸下来，交给劳服公司。一个师傅说：“只有两块钱，卸了没什么意思？”我说：“你们忙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干脆，我给咱上去卸。”谁知在我爬梯子上去时，意外发

少年心



节时，学校广播站循环播放着卓依婷的歌，《兰草花》《捉泥鳅》……唱尽了我们那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。

当然，也少不了调皮被老师惩罚的时候：因宿舍晚上聊天不止，班主任逮住过几回，便一怒之下把我们赶到教室；因吃瓜子乱扔皮，被罚俯卧撑；作业没完成，被罚上下蹲……所有的苦与乐都组成了少年时期的晴雨表，在时间的冲刷下，只剩下明媚。

现在我当了老师，成了板起脸约束他们的人。看着他们每天像陀螺一样高速运转，接收海量信息而没有放空静思的时候，被各种资料塞满了课桌抽屉，甚至因渴望关注陷入早恋。教育本是启发，可面对升学压力，孩子们只能争分夺秒向前奔跑。

看着眼前，光影斑驳点洒在少年的指尖，触摸少年的魂灵，任他们诉说心事，也催动着中年的思绪，由他们回忆青春。



生，从高处坠落，当场昏迷。醒来时，已躺在医院，听人说了才知，自己因脑出血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。生命垂危时，还惊动了好多人。母亲早年丧夫，作为长子的我发生意外，孙子孙女都还不到十岁，怎么也不能让她知道此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所幸，她当时正在河津铝厂大舅处，直到脱离危险，才让她知道。当时，多亏岳父主持大局，家人和同事全力相助，从外地请来专家进行手术，我才得以转危为安。做了手术，十天左右清醒过来，虽然暂时失去了记忆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得到了恢复。

出院不久，正逢端午节，岳母送来了一个绣工精巧的香包，里面装有朱砂、香草等。从那以后，逢年过节，甚至不定时，她总给我绣荷包，让我系在腰带子上。慢慢地，我的每条裤子上都系上了她亲手绣的香包。小如指头大的香包，代表着一位老人家对儿女的祝福：愿我们每个做儿女的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愿我们每个家庭都阖家幸福、万事如意。

一晃二十多年过去，我已儿婚女嫁，荣升为爷爷，可裤子上的香包从未间断。我的母亲和丈人家勤劳的爷爷、朴实的奶奶、豪爽的岳父已作古多年，家里只剩下岳母这个唯一的老人。可年近八十岁的她，每年还是按时给我们绣香包。

值此端午，衷心祝福老人家身体健康、福寿绵长，让我永远保持着儿女的身份。愿这饱含深情的香包，继续在岁月里飘香，让我们每次回家进门，都能笑着唤一声“妈”。

香包情长

